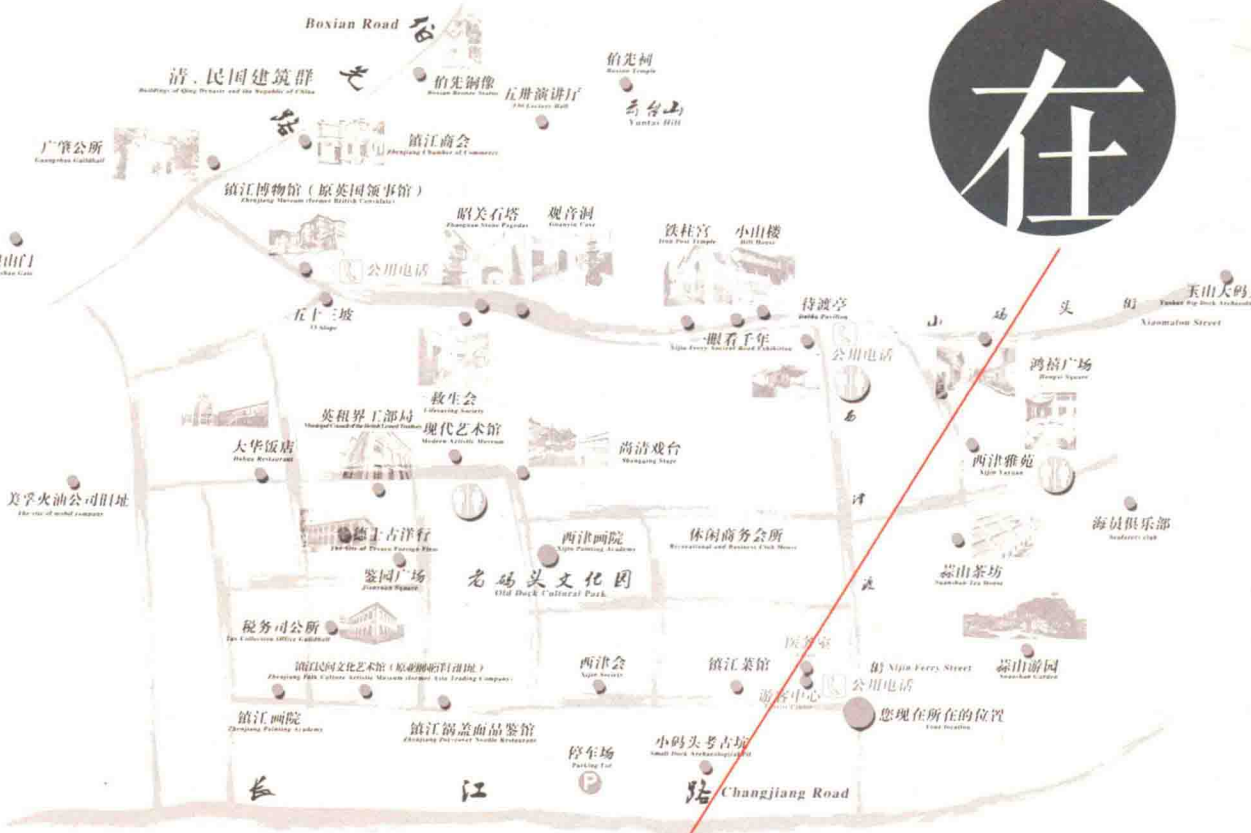


在



西津渡

醒来，

且行且治愈



治愈心灵有时需要一些地方。
对有的人来说，只需要一个西津渡。

“生活在别处。”法国诗人阿瑟·兰波的这句话，总是被人们用来表达对旅行的最高期待。

夕阳很美，晚霞如醉。西津渡亘古这般隽永的意味。

妙高台梵音绝唱，黄昏沉落；五十三坡杨柳岸晓风月残；江南江北镜里天春风又绿。**待渡亭，行色从容的过客……**

出发吧，没有行动，一切不过是云烟聚散。

古街、石塔、夜宴、灯红酒绿，逝去的时光就是一段一段的记忆。临水的戏台，水袖起舞，佳人如梦。

在西津渡，邂逅青葱时光，抱一抱来时的自己，相遇柔软，相忘于江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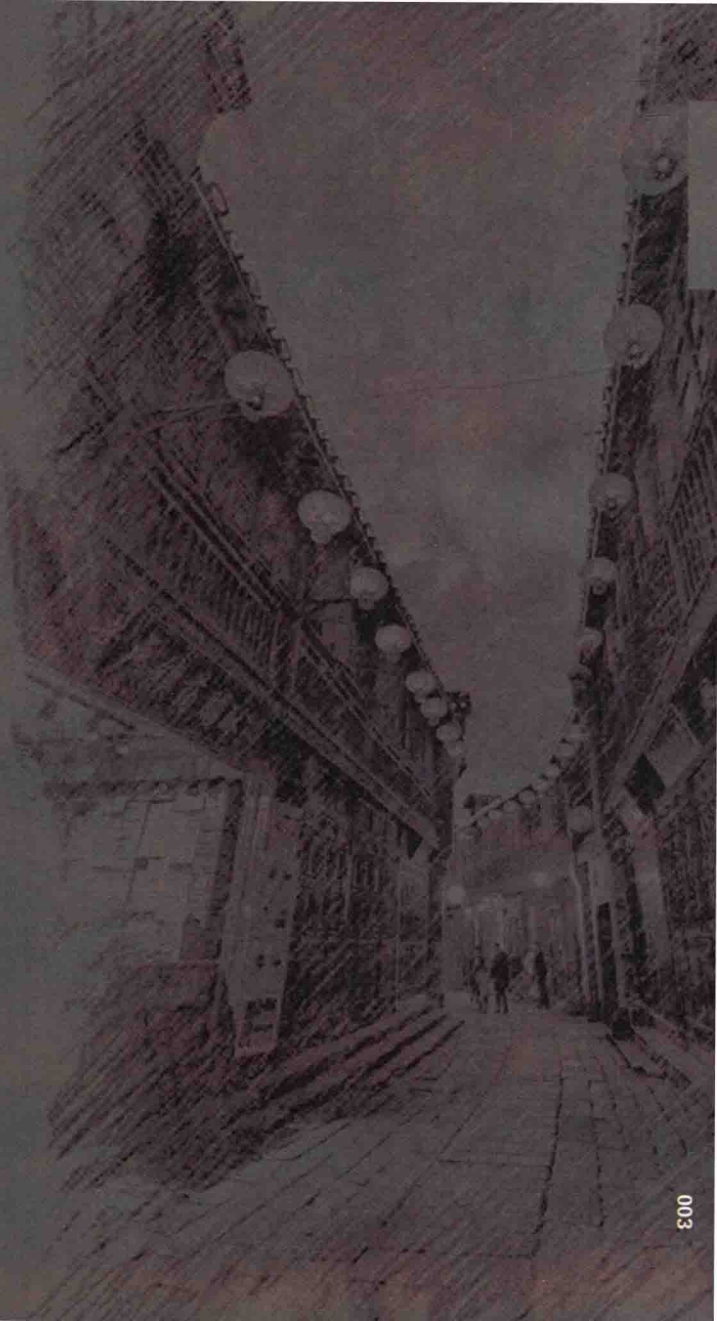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西津渡是为告别而存在的，浩渺烟波，故人西辞。

世上有一种美，是携手同游的陪伴；世间有一种情，是千里迢迢的相聚。

没有告别，焉来邂逅？没有邂逅，哪里来依依惜别的情意深长？

梭罗说：“每一个早晨，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。”

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醒在故乡一辈子，不如有一次梦醒西津渡。



叶兆言：一碗锅盖面垫底，
可以**直奔**西津古渡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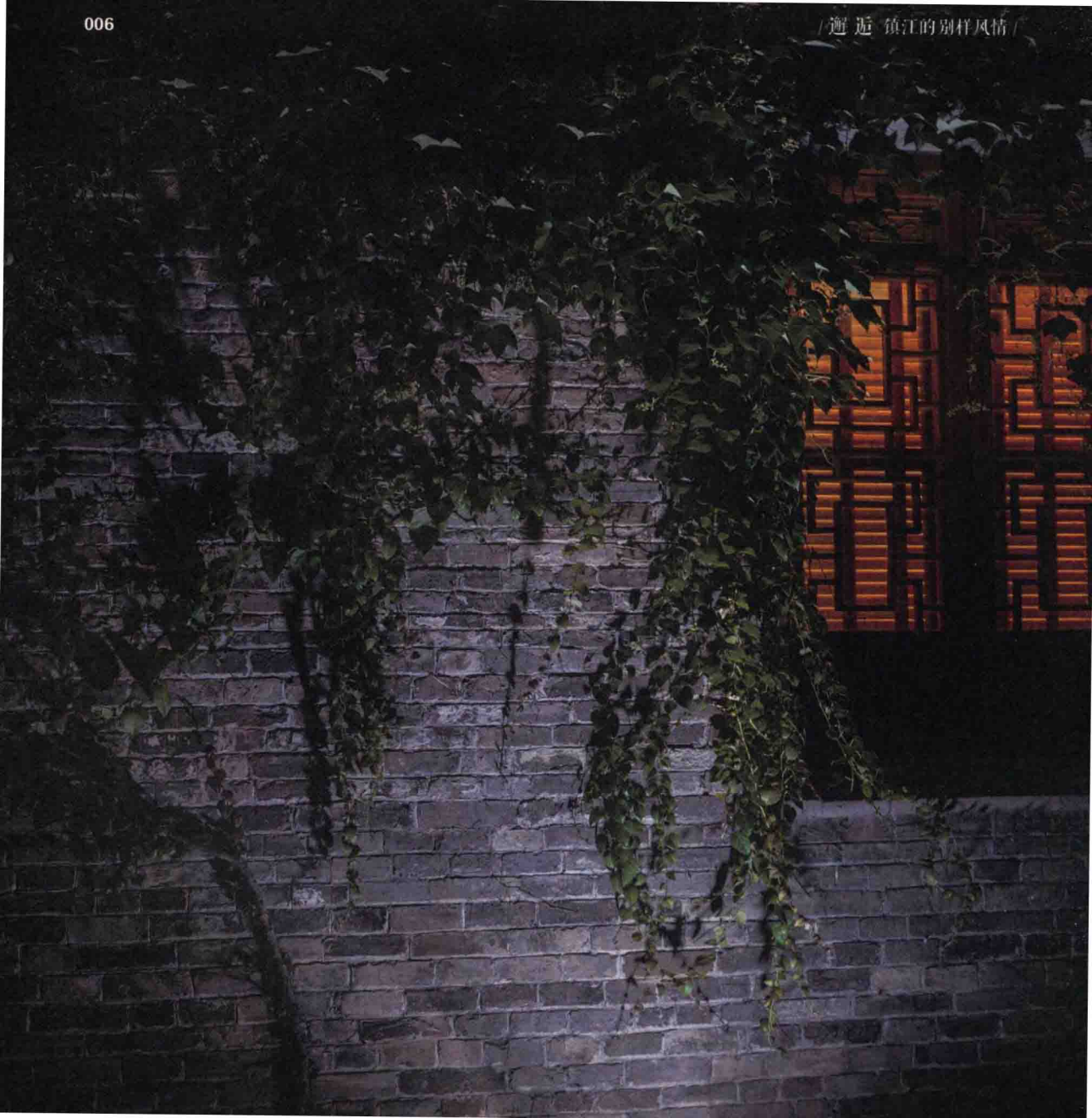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一碗锅盖面垫底，就可以直奔西津古渡了。

到镇江，不吃锅盖面，不看一眼西津古渡，基本上算是白来。再做个减法，锅盖面也可以不吃，西津古渡不能不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着真正的中国文化，而且还是文化中的精华，温故可以知新，访古能够得道。西津古

渡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标本，是一块年代久远的活化石，你来了竟然不看一眼，太可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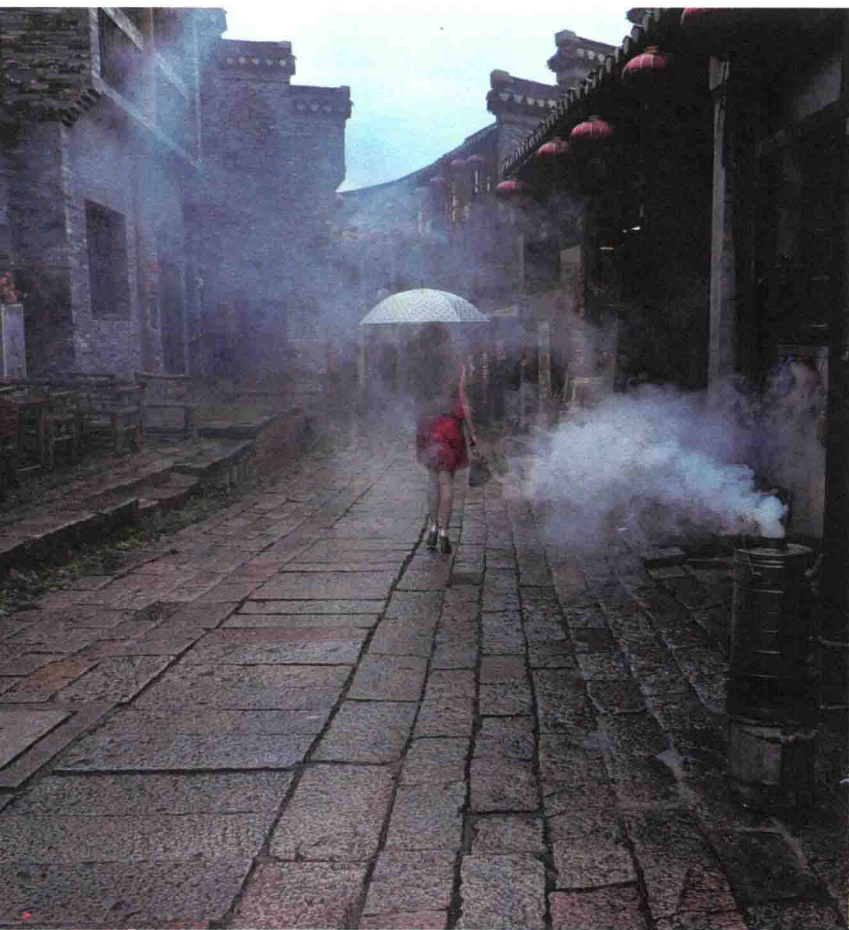


说起镇江，最应该向大家隆重推荐的一定是西津古渡。你可以不吃锅盖面，不喝恒顺的老陈醋，甚至不去最著名的那三个山，但是一定要去西津古渡，这里才是重点，才是最有代表性的，你一定要去。也不用往太远处引用，就说说唐诗宋词，有意无意间，你肯定会遭遇到这个西津古渡。一个古字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没有响当当的来头不配称之为古。说中国历史，谈华夏文化，没有名人便没办法说事儿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辛弃疾，反正古诗词里能留名的那些显赫人物，南来而北往，都会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遥想当年，一个历史上查不出生卒年份的唐代诗人张祜在这里候船，闲极无聊，靠吟诗打发时光，在墙壁上涂鸦抒发情怀，结果一不小心，便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《题金陵渡》。

《题金陵渡》

唐·张祜

金陵津渡小山楼
一宿行人自可愁
潮落夜江斜月裏
两三星火是瓜洲



西津渡又名金陵津渡，

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，后人真还搞不太明白。百度有解释，说“唐朝镇江名金陵，故称为金陵渡”。显然有点不靠谱，唐人写镇江的诗很多，把镇江称为金陵的例子并不多见，同时期写南京的唐诗很多，说起金陵都是特指南京。譬如李白《金陵酒肆留别》中有“金陵子弟来相送”，毫无疑问与镇江无关。金陵是南京，金陵渡在镇江，完全两回事，千万不要搞错。起个名字固然有原因，也用不着太较真，名字就是名字，后人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弄不清楚也没多大关系，牵强附会反而错上加错。上海、天津、武汉的最繁华地段，都有南京路，“南京”二字没什么特别意义，也就是一个民国特色的取名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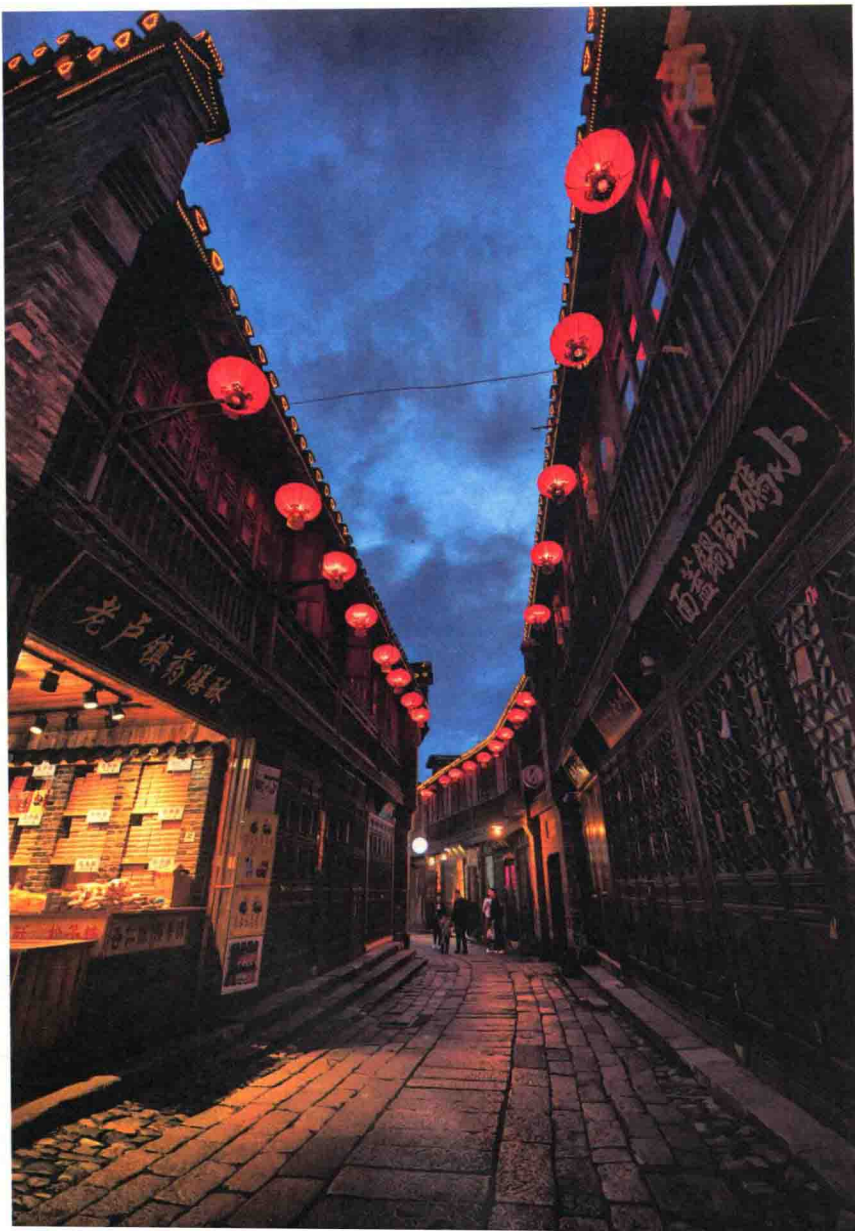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津古渡，你最好能够看一眼中国地图，看一看滚滚长江如何向东流。人们印象中，万里长江像一条龙，从西边蜿蜒过来，一路向东，很少有人会去想，它最北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当然是在长江下游，就在江苏境内，就在镇江。镇江是长江的最北端，从江西的九江开始，长江以一个很大角度向北偏移，这意味着镇江像个牛头那样，有力地顶向了北方。西津古渡恰恰在这个关键位置，就在牛角尖上，它是整个江南的最北，在纬度上，甚至要比安徽的省城合肥更偏北。合肥早已远离长江，说它属于北方城市也算不上什么大错，近现代历史上的当地名人李鸿章“李合肥”、段祺瑞“段合肥”，习惯上都觉得他们已是北方人。

若没有中国文化知识，不知道历史和地理，没时间概念，没空间意识，对西津古渡的理解便会大打折扣。除了一条仿旧的石板古街、一家家砖木结构的店铺、一栋栋飞檐雕花的客栈、一个元朝的古塔、一些洋人留下的老房子——那是英国人的

领事馆，还有一大群见了生人都不知道害怕的野猫，你可能什么也没看到。你会想不明白而追问：长江在哪儿？古渡口又在哪儿？为什么这些似曾相识的旧门面、旧街道就应该具有特殊意义？名人走过的地方太多，到处都可能他们有留下的印迹，不就是一个准备过江的古渡口吗？不就是留下几首大家会唱的古诗词吗？万里长江能过江的地方太多了，凭什么就应该这个渡口最有名气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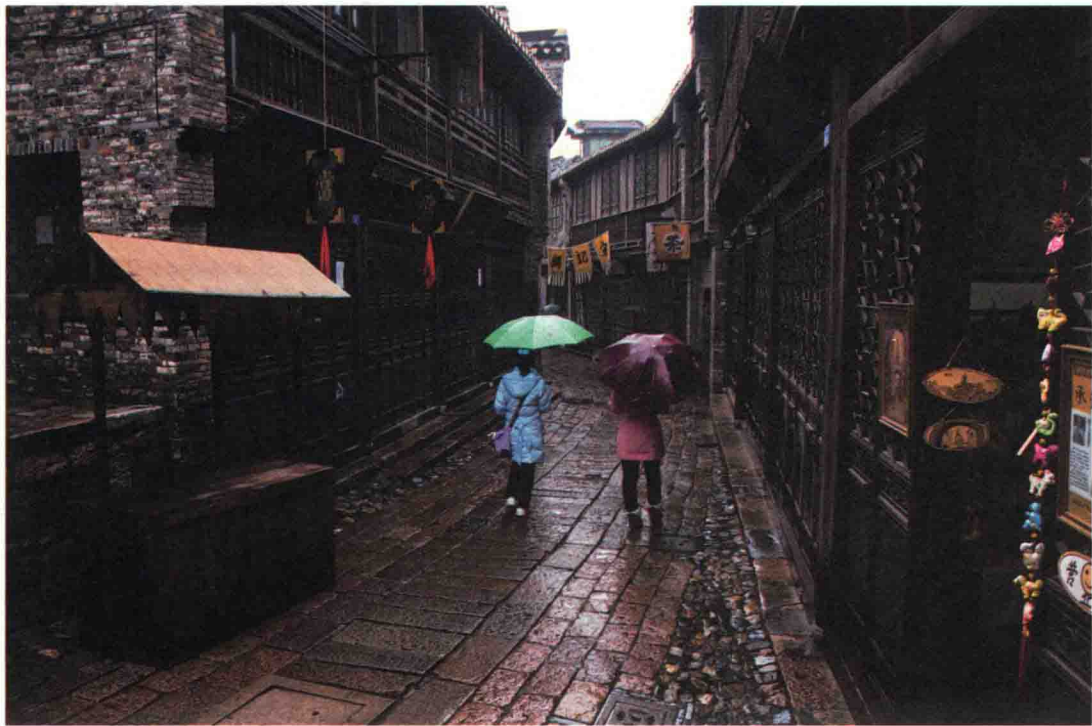
好吧，那只能再往前说，晋楚更霸，赵魏困横，事实上西津古渡的重要性，直到东晋南迁才真正开始体现出来。“永嘉之乱”让司马氏的王朝摇摇欲坠，中原陷入水深火热，大批北方难民纷纷逃往江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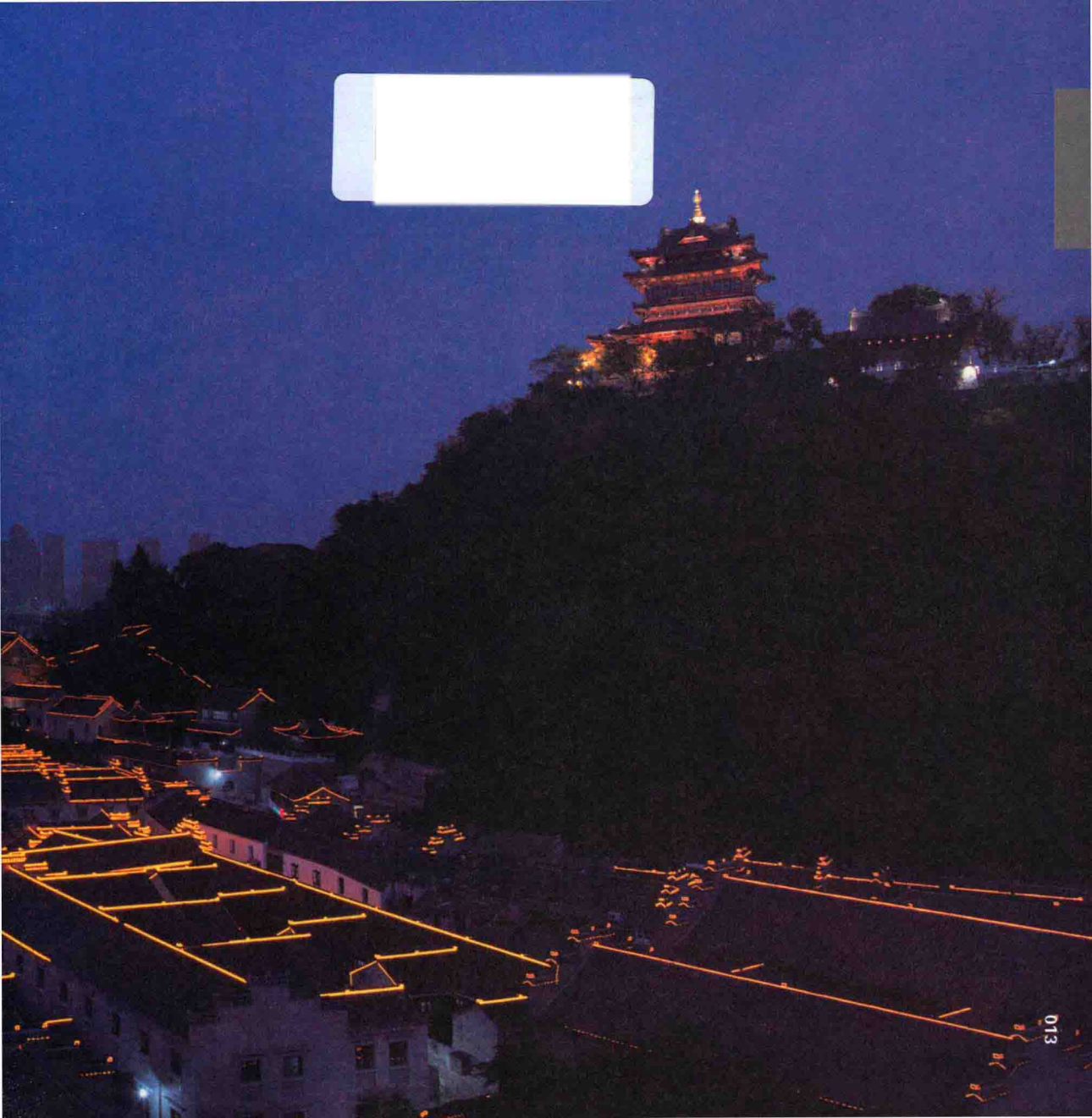
自东晋南迁始，中国开始了长达260多年南北大分裂，发生在镇江江面上的“中流击楫”的故事，不仅有勇士赴汤蹈火的壮怀激烈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还体现了汉族文化以中原为核心的王道思想。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的所谓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”，并不是尖锐的民族矛盾，不过是把与“汉朝”相对峙的政权称之为贼。东晋南迁之后，习惯于强势的中原汉族政权转为劣势，处于明显下风，镇江的军事桥头堡作用立刻彰显出来。退必须守，进可以攻，镇江在，江南还在，镇江一失，江南便不保。

战乱年代如此，和平岁月也一样重要。这里是江河要津，对面就是北方大运河的入口，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，北去南来，都得从这个运输的大枢纽走过，西津古渡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实用。如今，实用当然变得不实用了，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不复存在，功能完全改变。事实上，西津古渡已沦为摆设，只是一个人文景观，正在派着别的用场。



西津古渡成为一块文化上的金字招牌，成为穿越时空的一个门洞或者一扇窗户。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访古注定都会有现实意义。长话短说，还是那句广告词：**到镇江旅游，西津古渡一定要去。**在这里你会遭遇摆脱不了的历史，这个历史中**不仅有遥远的过去，很可能还会有未来隐约的身影。**





西津渡，这两年
又开始热闹

同起来了。

西津渡的灯红酒绿

天黑之后，古街的广场上聚满了人，舞台有上一支年轻的乐队，劲歌热舞，乐浪喧天。音响开得很大，完全盖住歌声，听不大清唱的什么，气氛却是渲染到位的。台上的白衣潮男嘶吼着、表达着：这是个放纵的夜晚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摇摆。



我们坐在旁边的酒吧廊内，震耳欲聋的乐音轰得啤酒发颤，溜一眼四周，其实随着音乐起伏的身体并不多，无论坐着、站着的都显得有些木讷。那些眼睛里露出兴奋、纯真的女人，喝着啤酒、昂着头谈笑的男人，又多些浊气，难得见到几个眉目清亮、笑意明朗的。屋内的菲律宾小乐队，无论唱什么歌曲，都能听成同一个调调。拥在各处的男男女女，看上去都很烂熟，并不见微妙的情人和美丽的忧伤。不像在国外，一进去，顿时就被他们手舞足蹈的快意感染了，感觉连他们的肌肉都在发出笑声。

不过才晚上9点，广场上的激情和喧嚣就结束了。人流迅速散去，无情到台上的麦克风还没收起，广场上已空无一人。